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

東吳王鳴盛撰

三國志三

劉璋傳脫誤

劉二牧璋傳張魯驕恣璋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通鑑作數爲所破又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已定漢中四字殊不可解必有脫誤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在建安二十年距此時相後數年

山勢

先主傳先主與夏侯淵張郃等相拒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案法正傳云於定軍興勢作營此山字誤

其下脫文何氏已詳之

勸學從事譙周

建安二十五年羣臣勸進先主內有勸學從事譙周顧氏曰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以周爲勸學從事與此不同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當先主卽位年僅二十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

宮府

諸葛亮傳亮率軍北駐漢中上疏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案府者卽三公之府見前漢書宮中者黃門常侍也弘恭石顯排擊蕭望之周堪曹節王甫輩反噬陳蕃竇武此宮府不一之禍也時雖以攸之禕允分治宮中政令猶恐後

主柔暗或有所暱故首以此爲言其後董允旣卒黃皓專政而國亡矣當檢允傳同觀又可與三十七卷臺閣一條參尋之

若無興德之言

亮上疏曰討賊興復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案此文載文選李善注謂責攸之之上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蜀志本有文選脫今蜀志諸葛亮傳反脫而文選反有之者攷此六字董允傳中亦具載李注所云蜀志有者蓋指允傳之文其亮傳蓋本自脫而文選則後人因善注添入

亮誅馬謖

習鑿齒論諸葛亮誅馬謖云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

功楚成閭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驚下之用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亮之誤非誤於誅謬誤於用謬不得其當耳謬幼負才名以荊州從事隨先主人蜀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蓋其所長在智謀心戰之說亮旣用之赦孟獲以服南方終亮之世南方不復敢反此其明證也祁山之役令爲先鋒統大眾在前以運籌決策之才而責以陷陣摧堅之事是使蕭何爲將而韓信乃轉粟敖倉以給軍也宜其敗矣此則亮之誤也

十二更下在者八萬

裴注亮在祁山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案周官小司徒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

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司馬
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
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十二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參之司徒之
可任者如此之多司馬法之出土徒數如彼之少古人用兵皆
爲不勝計以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尙可扶持故小司徒只
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不幸而敗
不可救矣晉作州兵乃盡數調發非先王之法他如魯成作邱
甲蘇秦以齊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已二十一
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爲大州是皆以
實數調發惟孔明不然一蜀之大兵多不過十二萬孔明所用
八萬常畱四萬以爲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及其亡尙

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詳見予周禮軍賦說

漢壽亭侯

關張傳曹操表封羽爲漢壽亭侯裴松之無注熊方後漢書年表第八卷異姓侯有壽亭侯關羽其下格注云武陵此傳寫誤脫去漢字而注武陵則確也續漢郡國志武陵郡屬縣漢壽刺史治是矣王氏世貞弇州山人續彙第六十一卷有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記前將軍是劉先主所授漢壽亭侯是曹操所封王氏連稱之此非是而以漢壽連文則是也洪邁容齋四筆第八卷辨壽亭侯印一條云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於潭府以爲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

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黃兌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圖印形
爲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樹下
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
亭侯印今畱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叔啟慶元二年復買一鈕
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爲皆非眞漢物且
漢壽乃亭名旣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它漢印幾倍
之聞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
年受封當卽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以奉
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尙如此也以上皆洪語其辨甚
精流俗無知之輩或刼異解云本是封爲壽亭侯陳壽特加一
漢字以著明其爲漢試問彼時地名中安得有所謂壽亭者乎

況使果作壽亭侯則其時操方身爲漢臣其表封關公係假漢帝之命以行此其爲漢亦何待言而陳壽必爲贅加一漢字乎不通古今之妄人其謬一至於此

又尙書禹貢荊州疏引郭璞爾雅注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漢壽卽漢廣漢郡葭明縣蜀先主始改名漢壽晉又改晉壽此不但與武陵漢壽本非一地全無干涉且當操表封關公時先主尙未入蜀蜀地未有此名也唐詩鼓吹第一卷劉夢得漢壽城春望詩明古岡廖文炳解於題下旣云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則以爲蜀漢壽矣而於首聯荒祠古墓對荆榛解云古荊州治亭下有子胥廟楚王故墳則又似武陵此不知攷核兩漢壽之名同地異也

魏志劉放傳黃初三年封魏壽亭侯裴亦無注此疑亦武陵漢
壽此雖吳地因其時孫權臣服魏人遙改名之與蜀之漢壽無
涉

傅士仁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案楊戲作輔臣贊及吳主傳並稱士仁呂
蒙傳亦然然則姓士名仁傳字衍吳志漢末有交州刺史士燮
則當時固有士姓矣常璩華陽國志第六卷作傅士仁此吳瑄
古今逸史俗刻校者妄改不可據

關傳注多誣

裴松之注專務博采若關雲長傳所採蜀記六條典略一條內
惟龐德子會滅關氏家一條或係實錄其餘盡屬虛浮誣妄松

之雖亦尙知駁正然徒勞筆墨矣觀裴注愈知陳壽史法之嚴

益德

張飛字益德甚明而古今逸史中所刻華陽國志劉先主志作翼德甘肅蘭州刻同此妄人所改

關張贊稍不稱

關張傳贊云關羽張飛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夫關公之所以爲國士者以其乃心漢室耳若其與張遼策馬刺殺袁紹將顏良於萬眾之中遂解白馬之圍公之所以爲國士豈專在此哉且其報曹正爲歸劉地也若徒以報曹爲公義舉未爲知公之心此贊稍嫌不稱卽張桓侯之美亦不宜但以釋嚴顏一節當之

蜀諸臣年

李商隱籌筆驛詩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愚謂先主語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夫亮與丕豈可相提並論十倍固不足言卽管樂雖本亮自稱亦恐有所未盡不如老杜伯仲之間見伊呂一語品題尤當而痛惜關張無命則是也張少於關數歲其死年必未老固可恨而諸葛年亦僅五十四馬超四十七龐統三十六法正四十五黃忠傳言其勇毅冠三軍而名望不高則年亦必尙未老乃先主爲漢中王之明年遽卒趙雲卒於建興七年其年想亦不過五十餘惟空虛無實之許靖年逾七十耳天欲廢漢人不能興之矣

馬謖逃亡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
向朗傳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案廖立傳立詆朗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卽此傳所云素與馬謖善也至謖傳但言其敗於街亭下獄物故並無逃亡事而此傳乃云云意謖逃而被獲故下獄死若然則罪所應得而習鑿齒尙譏亮殺謖爲非何也其事殊不明悉

郤正造降書

郤正傳景耀六年後主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陸游籌筆驛詩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安作降箋用意相形甚妙但不知造降書者乃郤正非譙周也

郭循

費禕傳延熙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

爲循手刃所害案魏書三少帝紀齊王芳嘉平五年作郭修本
書張嶷傳及吳書諸葛恪傳注引志林並同惟費禕傳作循明
是傳寫誤

姜維志在復蜀

姜維傳未敘維爲魏將士所殺事維本志在復蜀不成被殺其
赤心則千載如生陳壽蜀人而入晉措詞之際有難焉者評中
於其死事反置不論而但譏其玩眾黷旅以致隕斃壽豈不知
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特敵國之詞云爾若以
維之謀殺鍾會而復蜀爲非則壽不肯爲此言此其所以展轉
詭說以避咎也維之於蜀猶張世傑陸秀夫之於宋耳注引孫
盛云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旣降之

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於今傷之其下文皆盛貶維之言盛倂人子孫言固難據攷永和三年李勢破滅是年丁未去蜀亡景耀六年癸未凡八十五年

楊戲輔臣贊

楊戲華陽國志作楊羲昭烈贊以興與音爲韻案秦風小戎末章興與音爲韻大雅大明七章與林心爲韻興本蒸韻此等乃偶沿方俗之音非其正也而此贊卽據小戎大明用之諸葛丞相贊首用濱真文韻第八句用風韻第九句用心韻第十句用身韻風古音在侵此以風與心爲韻間襍二韻於其間而身則仍與濱真文爲韻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

南海羅崇齡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